

秋光里的工事

■ 杨绍精

秋天已至,阳光收敛了夏日的热烈。风掠过工地一阵微凉,田埂边的桂香,往钢筋棚的缝隙里钻——那棚子还支棱着,钢管架上的锈迹却比上个月厚了些,焊花飞溅的钢筋制作区,现在只剩几串风干的焊渣挂在铁架上,像被忘了摘的野果。

几台旋挖机静静地安放在场内的角落,沾着的泥灰块早结了一层白霜,一脚一踢就簌簌往下掉。场内空地被一次次检查叠出的绿网覆盖,新草从网眼钻出来,绿得细碎又固执,有的还顶着土粒,像刚从老家赶来的杂工,怯生生却不肯退去。我最近常站在项目办公室的窗前发呆,看薄雾把远处塔吊的灰影,风一吹,影子轻轻摇晃,像水里泡软的墨团。

手里攥着的施工进度表,边角被汗渍浸得发卷,指尖无意识地抵着那些红圈。好些日期都用红笔圈了又划,划了再圈,油墨叠着油墨,活像心里那些悬着的念头,飘了一月有余还落不了地。前些天巡察工地,钢筋场材料堆得齐整,防雨布边角用沙袋压得严实,没漏进半点潮气。几个工人蹲在板房门口抽烟,烟蒂在水泥地上摞出一个一个小坑。

“老家玉米该收了……”老林把烟屁股往远处一弹,烟蒂在空中划出一道浅灰弧线,“要是再不开工,我得先回去搭把手,将地里玉米收了。”话里满是怨怼,却让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那时工地连夜里通宵都亮着灯,泵车的轰鸣声裹着食堂飘来的饭菜香,空气里全是奔忙的劲儿。

秋光里总藏着点矛盾的意思。围墙里那棵老枫树,树干上还留着去年工人系的红绳,叶子却红得热烈,风一吹就往下落,一片接着一片,却不像是树木的凋零,更像把一夏的劲儿都攒着,要在落地前借着风势,好好飞舞最后一次。我捡了片揣在口袋里,叶脉在指腹下凸起,像工地上没铺完的管线,纵横都连着根。

这倒像眼下的日子,工地看似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实则从没有中断。甲方李总上个月带着喜讯来项目部开会,说有个国际财团看中这项目地块,要按其标准修改图纸,后续租给他们独立运营。这样项目的交付日期必有所提前,资金更有了眉目——那些悬着的圈,忽然有了落地的方向。

那晚路过工人板房时,看见食堂门口那只总来蹭饭的流浪猫,还按节奏蹲在台阶上,尾巴卷着后腿,见我过来,慢悠悠晃了晃尾巴尖。食堂阿姨从窗户探出头,手里还擦着碗:“给它留了小鱼干,你放它,饿不着。”

前段时间,偶住项目。曾梦见工地恢复原样,焊枪那光比去年更亮,把黑夜戳出个窟窿,红的、蓝的,在钢架间跳跃着;工友们的吆喝声裹着水汽飘过来,连天泵房的嗡嗡声都变得亲切。醒来时窗外的月儿正圆,银辉洒在空旷场地里,那台孤零零的塔吊,大臂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其实,秋从来不是结束。你看围墙外那排芒果树,青果挂在枝头,硬邦邦的,却在悄悄攒

着甜;风卷着黄叶落在地上,被往来的脚步踩成碎末,最后也会变成泥,那是给明年的芽儿铺路。工地现在的寂静,或许也像这秋光里的蛰伏,是为了等一阵风来。

厨房后墙的番石榴还挂着青果,比鸭蛋大些,风一吹摇摇晃晃。去年此时,工人们总摘着来玩,擦干净表皮就揣兜里,说等明年番石榴熟透,项目也就该封顶了。可现在青果还硬着,摸上去却比那时更沉了些,像揣着一肚子的劲儿。

我还在等待修改后全面复工的图纸,然后土方车会率先载着新土,轰隆隆地穿梭在洗车槽和大门之间;洗车的水枪会重新喷出清水,把轮胎上的泥冲得干干净净;所有沉默的旋挖机、挖掘机、堆着的钢筋、码得整齐的混凝土试块,以及所有悬着的念头,都会紧跟着重新复活过来。

到那时,烟花会再次照亮秋夜,在黑幕上溅出星星点点的光;泵车的轰鸣声会和着远处的虫鸣,织成一张热闹的网络;工人们的笑声里,大概会多一句“这秋,总算没白等”。届时,老陈还会再次回到工地,老杨准会给科室送来老家的翠梨,土方佳也会常来办公室里谈天说地,高论当下经济及国际局势。而我口袋里的那片枫叶,或许能夹进完工报告里,作为这个秋天的特别印记——证明所有的停顿,都不是停滞,只是为了更扎实地前行。就像那些青果,那些落叶,那些在寂静里悄悄攒着的劲儿,终会在某阵风来的时候,迸发出最热烈的生机。

纳凉

■ 陈刘雄

时值盛夏,天气酷热,晚饭

后,头一件事就是纳凉。我与妻子及孙女小宝宝,手拉手徜徉于化州城的西堤上,晚霞的金辉大把大把地泼在橘城上,整个橘城成了一幅被画家用淡黄色的颜料渲染过的中国画。罗江波光粼粼,随浪潮起舞,专心致志地向东方舞过去。金黄色的风,仿佛是从江里飞上来的,阵阵鼓吹,像海浪一样一次次地扑过来,纳凉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们的热气和疲惫,被这凉爽爽的风由表及里反复地泼洗,已变得无踪了,留下的只是扬眉吐气和旷达的胸怀。纳凉的人多得无法数清,在河堤上蹦蹦跳跳的小孩,倚着桥杆亲昵的情侣,五成群的老老少少……“撒”满桥上和栈道上。那谈笑声和窃窃私语声,被湿润而氤氲的江风沐浴,在绚丽的天穹上飞扬。

往事如烟。读昔日的橘城,如读《七十二家房客》。巷是窄的,街是小的,公路是狭而多弯的,城市布局是紊乱的,因此道路“心肌梗塞”时有发生。每逢天气炎热,市民因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纳凉而感到苦恼。到公园去?公园不像公园;到河堤去?河堤没有适当的地方落脚;到街上去?相互摩擦和踩脚的滋味,比天气闷热更难受。

1993年,市领导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做群众所做,在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打开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纪元。1994年顺利完成“四桥”建设后,1995年又投建“三堤”(西堤、东堤、北堤),前几年又浩浩荡荡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栈道建设。路、桥和堤的扩建,既改善了化州交通的落后面貌,给经济创收注入新的生命力,又美化了城市,尤其是栈道及其周边的美化绿化的投建,给市民提供至高无上的散步休闲场所。今天,化州市民看到多年的夙愿已实现,怎能不高兴呢?

走过民主大桥,鉴江、罗江两江交汇处矗立着星罗国际假日酒店,一身雍容华贵的美貌,吸引千千万万的目光,使化州这座小城有了高度和风度。酒店下面的音乐喷泉定期开放,五光十色的水柱、水花,随音乐节奏变化魔幻地变动,市民看得眼花缭乱,流连忘返。“三堤”人头簇簇,犹如三条艳丽的裙带系着橘城这位“黄花闺女”。岸边满眼是高楼大厦,与天试比高。远远近近的高桥像龙,伏波凌空,雄健地与凤呈祥。向西北方向远眺,远近的山,浓淡相间。橘城,好一幅美丽的画卷啊。

夜色越来越深,橘城的灯光亮起来了,江岸的高楼霓虹灯光溢彩,闪烁着现代城市的气息。化州大桥、西堤、民主大桥、北堤、北京大桥和东堤的路灯,构成一条巨大的背心图案,此图案似用金黄色的珠链摆成的,倒映在水中。北京大桥两侧,人工瀑布飞泻直下,与如潮涌动的鉴江热烈拥抱,那本来是白色的瀑布被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瀑布

仿佛变成一匹变幻莫测的布料。江水如月光,月光如江水。两江渔火点点,清脆的渔歌阵阵。沿北堤直上,虽然夜色已深,但纳凉的人数依然不减,眷恋江风之情依然不减,黄色的路灯和皎洁的月光把人投射成两个影子,影子来来往往地在我的面前晃动着。那双情侣似乎还未享受够东南风的恩惠,继续在谈笑,时而拥抱着,时而倚堤杆一手搭在情人肩上闭目,让江风深入人心。细细聆听,一个姑娘躺在男青年怀里,对男青年娇滴滴地说:“要不是江堤栈道建得这么美,说不定我们早已脱钩了!”“为什么?”男青年追问。“因为这里环境十分舒适,是散步纳凉的好去处,你凭这点理由每晚约我出去嘛……”

顺着北京大桥向东而下,踏上东堤路,一幅繁荣的画面便呈现在眼前,一家家大排档依次排满东堤,喜欢宵夜的人,多数想到这里光顾,因为这里既可以领略橘城美丽的夜景,享受沁入人脾的江风沐浴,又可以享受到经济实惠的美食。近年来,化州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餐饮业生意兴隆,单是大排档,橘城的就超过600家。这里的大排档档主十分好客,被他的礼诚所感动,我们围在四方形的桌子边而坐,一刻过后,几碟美味可口的菜肴摆在我们的面前,吃罢饭,我跟档主攀谈。我问:“这几年做大排档的收入怎样?”他略有所思地说:“说实话,我做大排档已有四年了,利润年年递增,也许是化州经济越来越好的缘故吧。”是的,化州面貌不仅变得日益美丽,而且经济也不断腾飞。眼前干杯的吆喝声,谈笑声和风浪声,交织在一起,于晚风中飘荡。

在栈道和桥上边纳凉边放风筝,也是一项洒脱的活动。说起放风筝,本人已时隔二十年没放了。这样好的地方,谁不想将自己的心愿放飞呢?橘城今年放风筝的比任何一年都多呢。第二天,晚风依旧令人陶醉。橘城天空上的风筝,有的像蜜蜂,有的像彩蝶,有的像雄鹰,他们成群结队,于彩霞缤纷的天上比翼翔飞。我见这么多的风筝翱翔,心里痒得很,于是我掏钱买了一个三角形状的红色风筝,我的小宝喜得跳了起来,他一小口嚷着要先放,他学着别人将风筝一抛,只见风筝摆摆头坠落了。我的小宝还不明白,机遇之风未来时,执着于多数是失败的。一阵较大的风吹来,我猛叫一声:“放!”小宝应声将风筝一抛,风筝摆摆头跃上了天空。然后我教小宝紧紧握住风筝这条生命线,而且线紧时即放线,线松时即收线,不一会儿,我的风筝越飞越高,像红色的箭头,傲视着大地。我的小宝高兴得又是蹦又是叫:“爷爷,瞧,多高啊!”

望着风筝,凝视着被晚风吹拂的橘城,我想,橘城也是一个风筝,是一个像彩蝶的风筝,鉴江这条风筝线系着橘城这个风筝放飞,于广袤的蓝天下日升千里。

月光,思念与团圆

■ 杨端雄

一年一中秋。中秋节,思念与团圆是永恒的主题。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汇聚,实属难得。我是第一批回到村子的游子。到家的晚上,圆月挂在半空,月光洒在村子的围屋之上,照过我们漂泊的身影,也照亮我们归家的脚步。晚上,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十月的村子,秋意已晚。雾水茫茫无边,笼罩着村子,雾在空气里流动,伸手触摸,却无法捉摸,莫名感到忧伤。我坚信,这些雾气是与我相识的,如今它穿越时空来与我相逢了。日头升起,沿着三岔河岸边行走,清冽的河水,长草的河石、掉落河边的拐枣,在秋风中摇曳的芦苇、岸边红彤彤的柿子……还有远山传来的秋祭的鞭炮声,让人庆幸,人到中年,还有一个地方,能够存放自己的灵魂。

祖母颤颤巍巍地从房间里搬出葡萄、柚子,摆在屋里的饭桌上,催促她的曾孙们品尝。我取出单位发的五仁月饼,对祖母说:“阿婆,我带了五仁月饼回来给你吃。”我记得,以前大家都喜欢吃五仁。不过,祖母婉拒了,表示牙齿快掉光了,而且太“热气”,积胃,难以消化,身体受不了。我洗干净葡萄,开了柚子,想着让她吃点水果。她又细数了葡萄、柚子的“湿气”,以及身体的日渐衰老,再不用了。看着步履之间尽显苍老之祖母,才真正意识到时间流逝的无情。感伤之余,祖母曾经那矫健而又极尽疼惜后辈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

儿时过中秋,祖母总会买上两封月饼以应时节。家乡称月饼为月光饼,以前觉得土气,现在才发现更有文艺性。那时供销社销售的多为国营月饼厂生产的五仁和大甜肉月饼。月饼用油纸包装,每封五个,而油纸上的嫦娥奔月图让人印象深刻。供销社的月饼都是限量发售的,所以,得提前好几天购买。月饼买回来,祖母就藏在米缸里,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又只能假装不知道,因为要等到中秋那天,祭拜过神明、祖先才能品尝。这规矩,大人小孩都得遵守。不过,实在馋嘴了,还是会趁大人不注意,打开米缸,拿起月饼,这时月饼的油脂已经浸透了油纸,香气溢出,心动却不能动手,颇有点望梅止渴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中秋到来,祭拜神明、祖先后,祖母开始分发月饼。祖母历来公正,每人分一块月饼,剩余的放好。月饼实在美味,我将月饼切成四小块,想着先吃两块,留着两块第二天吃。可是吃了一小块,味道太好,再吃一小块。剩余的用油纸包好,放在碗柜的最里边,可是半夜,好像又饿了,想着再吃一小块,留着一个小块就好了。最后,没有忍住,到底吃光了。第二天起床,急急翻出米缸里剩

下的月饼,吵着祖母要吃。祖母妥协,无奈之余,打趣:“老鼠不吃隔夜粮。”可是现如今,家里有五仁、莲蓉、豆沙、凤梨等多种口味的月饼,大家却再也提不起兴趣,可谓世事多变幻。不过,家人平安、团圆,可算知足。

中秋节的前几天,总有亲戚来家里走动,自然大多是来看祖母的,经常感慨,家的人气爆棚还得靠祖母。那些天,长久没有见过的亲人都见到了。年岁的增长,历历风霜落在身上,染白了头发,深刻了皱纹,然而,不变的是彼此之间深藏于过往的情谊。

十月四日夜里,家族的兄弟姐妹商议着秋祭的事宜。散落信宜的客人一直遵循着重阳秋祭的古老习俗,以志“慎终追远”。以前,父辈商议即可,这些年,我们这一辈接过接力棒,具体的事宜达成一致:阿九、阿十明早负责采购相关物资;叔伯负责割鸡;然后兵分两路进行拜祭;秋祭结束后,家宴在阿生家办。

早上起来,台风“麦德姆”的风势与雨水竟然来到云开山脉深处。望着风雨,大家忧心忡忡。然而,叔伯们还是默默穿上了雨衣,明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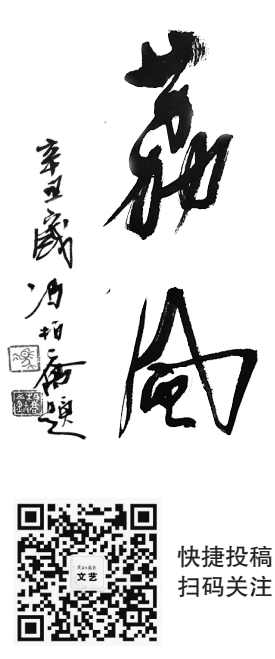
示:一年才一度家祭,趁着人齐,不可轻言放弃。于是,带领家族的精干力量,阿叔、阿哥上割草机;阿九、阿石拉着供品,发动摩托车,行驶进了风雨之中。这一刻,多希望孩子们今后能够领悟“吾家民远未感忘本”的精神锚点。傍晚,厨房里砧板手在忙着斩鸡,给蒸鱼放刀花,拿镀锌的换成了90后的阿九,在家乡“拿镀锌”的人,不但得有手艺,还得肯干让人信服。大镀锌翻炒之间,阿九还不忘提醒,要记得装好饭菜给行走不便的现在家族中最尊的伯婆——我的祖母。那一刻,让人感慨万千,人,与我们再次相逢团圆。而车上的我,望着月光,明明才启程却又开始思念起那不再吃下去五仁月饼、柚子、葡萄的祖母,还有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

中秋那天吃过晚饭,我就启程出发了。祖母跟着到了车旁,我又从车里下来,问她怎么啦?祖母眼眶通红,反复叮嘱我:“不要隔那么久。得闲就多‘转屋卡’。”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奔驰,灯光在前方引路。翻山越岭之间,明月已升上半空,皎洁的月光落在远方,落在群山,明月没有相负八月半,以及深深思念它的人,与我们再次相逢团圆。而车上的我,望着月光,明明才启程却又开始思念起那不再吃下去五仁月饼、柚子、葡萄的祖母,还有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



岭南凤凰园(国画)

作者:吴一波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第六十一章

小说连载

也红

■ 阿明

梁启春在情感上已被寒雪牢牢掌控。当寒雪要他约龙涛明于明晚在新半岛酒店吃饭时,这位堂堂大科长竟半句不多问,放下电话立即吩咐副秘书长去落实。

就在梁启春为寒雪效劳之时,树脂总厂正笼罩在爆炸事故的阴影下。自张松东指使表弟阿聪制造这起恶性事件后,龙涛明一直身心俱疲。那日他带领抢险小组冒死冲入火场,凭着顽强意志手动关闭了燃料油气阀门,避免了事故的扩大。可他自己却受了伤,肩背脊处被深度烧伤至二度。医生强烈要求他住院治疗,他坚决不同意,仅在打针吃药、简单包扎后便匆匆返回厂里。

这起爆炸造成死七伤十一,反应车间近半被毁,损失超千万元。国务院安委会闻讯,第一时间派遣专家事故调查组次日抵达现场。江南市安监局和树脂总厂安全科在初步汇报中,均认为是设备事故。然而调查组经现场全面勘察与采样分析,竟然发现了微量雷管碎片和三硝基甲苯成分。综合研判后,确认系人为破坏造成的事故,建议移交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国务院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要求地方公安秘密立案。这一重任最终落到了江南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韩劲头上。

因属国务院督办案件,韩劲一刻也不敢耽误。向陈新书汇报后,他马上从刑警支队、技侦大队、研究所理化室及治安支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并指定由自己的得意门生欧光华担任组长。

欧光华接到任务,内心对师傅充满感激——这是立功晋升的良机。凭借在羊山镇

派出所和站前派出所积累的基层经验,他深知深入群众是破案关键。为了更缜密地制定工作方案,一大早便带着刑警小吴,身着便装前往树脂总厂办公楼找龙涛明深谈。

丰田车刚开到厂门口,欧光华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围聚在办公楼前。经向门卫民警打听,原来是爆炸事故遇难者的家属,老幼近百人已在办公楼前静坐三天三夜。

欧光华当然同情家属,更理解他们痛失亲人的悲怆,但认为这样围坐办公楼并非解决之道,万事皆可协商。他判断如此规模的聚集必有组织,估计老同学龙涛明此刻定然焦头烂额。不禁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未着警服前来,否则恐怕难以进去了。

走近只见办公楼门口地面上横展着数条白布黑字标语:“还我亲人生命!”“血债血偿!”“顶梁柱没了,赔偿损失!”十余名妇孺放声痛哭,外围站着的十多名总厂员工脸上充满无奈。

欧光华和小吴七拐八绕地穿过人群,步上三楼走廊时,看到了几张熟面孔,岳云太、刘方和韩小倩等人守在龙涛明办公室门口。欧光华同他们点头致意后,独自推开虚掩的房门。一个反手把门关上,缓步踱至龙涛明椅旁。龙涛明转头望了他一眼,目光示意请坐。

短短数日不见,欧光华明显感觉龙涛明变得容颜憔悴,昔日神采尽失。注意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十六开信笺,顶端印着醒目的“辞职书”三个黑体字,他右手拿起来细看:

辞职书

江南市国资委:

我是树脂总厂厂长龙涛明。由于本人

安全意识淡薄、生产管理不力,未能将职工生命与国家财产放在首位,辜负了党和组织的培养,未尽到厂长应尽的责任,致使我厂发生了死伤近二十人、经济损失超千万的特大安全事故。

对此,我愿承担全部管理及法律责任,无论组织作出何种处分,均心甘情愿接受。在组织决定前,我将坚守岗位,确保总厂生产秩序稳定,安托死伤者家属情绪,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工作,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分析事故原因,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辞职人:龙涛明

欧光华从后头扫到尾,见《辞职书》右下方没有落款日期,推测龙涛明可能还要修改,或上报的时间未定。他不假思索,迅速将信变揉成一团。

龙涛明诧异地睁大双眼望向他。欧光华以手掩口,凑近龙涛明耳边,压低声音肯定地说:“事故调查已有结论,这是重大刑事案件,你无需担责。局里已秘密成立专案组,由我任组长,限期破案。老同学,你可要全力配合呀。”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龙涛明震惊得张口结舌,再看欧光华神情,丝毫不像说谎。欧光华看出他的疑虑,继续轻声解释:“调查组在现场发现了爆炸物证,刑事案件确凿无疑。但现阶段侦查必须保密,请你指派两名可靠人员配合专案组工作。”

龙涛明这才明白,原来是一起蓄意破坏。但那个丧尽天良的犯案者究竟是谁?他脑海里一片茫然。听到欧光华要两名可靠人手,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刘宏宏和刘方。刘宏宏此前受罗为民指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江南“2·17”特大投毒案。他当时

使用“苦肉计”,自己也饮下少量“毒茶”,住院期间伪装中毒极深、全身痛苦不堪,成功骗过了专案组调查人员。出院后,他又在家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刘宏宏不仅身体明显发福,更有两件事让他心情格外舒畅:一是收到了罗为民五十万元的奖励;二是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与刘方的婚事。每当想到即将与刘方步入洞房的情景,他心里就乐开了花。

爆炸案发生前几天,刘宏宏就回厂上班了。这些日子他公私兼顾,一方面按厂党委安排组织了全厂四个民兵连的军训,另一方面加紧恢复了多条毒品销售主渠道,使毒品交易量翻了两番,受到了老板罗为民的嘉许。爆炸案发生后,他敏锐察觉蹊跷,曾私下向龙涛明报告,提醒不能排除有人蓄意破坏的可能。

刘方作为国安部现役人员,清楚知道美国中情局正在对树脂总厂实施破坏行动。尤其那天晚上,她通过自己安装的监视屏亲眼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此人触发了五楼档案室的警报。但当他迅速跑到现场时,却空无一人。刘方心里明白,这绝非幻觉。之前,她奉龙涛明指示前往市医院探望刘宏宏,在住院部楼梯拐角处,与一名医生擦肩而过,对方如泥鳅般滑过的身影也令她倍感熟悉。

大爆炸一发生,刘方就断定是人为破坏。现场目睹七位工友的遗体被担架抬走,她心如刀绞,深为自己未能保护好他们而自责。同时她想到更深远的一层:敌人破坏生产装置后,很可能进一步对总厂的核心人物龙涛明下手。因此近段时间,她始终随身携带微型手枪,想方设法随侍龙涛明,以防不测。

在受龙涛明指派加入秘密专案组后,刘宏宏和刘方着手对反应车间检修期间所有进场人员展开了逐一排查。正如俗语所

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经过细致侦查,专案组最终将阿聪锁定为重点嫌疑人。随着嫌疑人身份确定,欧光华安排刘宏宏和刘方暂时返回本岗位工作。见案件取得了关键进展,二人商议决定把原先延期的婚礼重新提上日程。刘宏宏随即前去与证婚人罗为民会面接洽。

刘宏宏的派出所兼保卫科长一职,本就是罗为民向龙涛明举荐得来的,加之罗为民又是他的“老板”,因此刘宏宏对罗为民可谓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交谈中,刘宏宏在汇报近期工作时,特别提到了总厂爆炸案,并说已查出来是职工阿聪蓄意放的炸弹。

这段时间,罗为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他从张松东手中买下的江景花园“楼王”装修上。财大气粗的他,将宅邸豪装得金碧辉煌,宛若帝王宫殿。最令他得意的是那近两百平米的书法间——仿照唐代洪州都督阎伯屿在南昌设宴款待天下名士(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时的滕王阁意境打造,极尽风雅。

为炫耀这处“作品”,罗为民在与刘宏宏谈妥婚事事宜后,又以“征求意见”为名,邀请了张松东前来参观。他的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把总厂特大爆炸案嫌疑人找出来了的消息当作新闻告诉了张松东。

张松东一听,脑中“轰”的一声,险些惊得失态。他再清楚不过:一旦阿聪落网,自己的性命也就到了尽头。罗为民后面再说了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很快寻了个借口便着急忙慌地赶回办公室。

毕竟鬼走黑白两道的狼厉角色,张松东待冷静下来,首先想到唯有杀人灭口,抢在公安机关抓获阿聪之前将其除掉,自己才有活路。事不宜迟,他当即以“十万火急”为由,从香港招回了柯金福。两人又是一番密谋,迅疾敲定了除掉阿聪的上、中、下三策。